



世界上有许多感人的事情，比如，扶老奶奶，帮老大爷浇浇花，帮小孩子把飞走的气球追回来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一瞬间的感动。

那天酷日炎炎，太阳公公仿佛昨天刚洗过澡，今天精神焕发。我想坐公共汽车去外公家，车站上排了一排人，像一条长龙，我排在最后一个，像一条龙尾巴。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老奶奶，老奶奶白发苍苍，大约七十多岁，手里还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是青菜。老奶奶正要过马路，不知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眼看要摔打了，只见第一排的一的小伙子，扔掉挎包，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了老奶奶，老奶奶的篮子飞到了马路边，年轻人的挎包也掉进了污水里。那个小伙子顾不得自己的挎包，连忙帮老奶奶把篮子和青菜捡起来，再扶老奶奶过马路，到了马路对面，这时我心中的大石头再放下，年轻人又走回来，捡起挎包，把挎包擦干净，又白到队伍里来了。

望着这一幕，我忍不住赞叹：这位年轻人心底真善良！我们这里如果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该多好啊！我们都要向这位年轻人学习！

本书清晰地陈述了不同社会理论关于文化的各种理论观点。分析了从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到雷蒙·威廉姆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而且将他们与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帕森斯等当代文化理论的著作进行了对照。文化霸权、力量场域和文化物质主义等文化概念和理论在本书中都得到讨论。本书批判性地检验了哈贝马斯、布迪厄、巴赫金、杰姆逊和贝尔的著作。作者强调很多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失误在于没有充分地考虑语境问题，并且断定应该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与文化和大众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书中指出，哈贝马斯回顾马克斯·韦伯阐述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在韦伯对现代性的奠基性的论述中，现代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理性瓦解了宗教世界的图景，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但同时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哈贝马斯发现，韦伯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性问题的起源，但是仍将现代性局限在“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即社会之所以回顾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因为韦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此时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描述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割断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再把现代化过程看成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后现代理论的新保守主义者显然受到了这种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他们对这种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并简单概括为“启蒙的前提已经死去，惟有启蒙的后果仍在奏效”。同时，在后现代的政治形态中，审美无政府主义要求告别整个现代，对构成韦伯理论的基本概念系统进行清算，他们的结论是“文化现代性终结之后，源于其中的社会现代化也将无法继续下去”。对于后现代理论激进的现代性批判，哈贝马斯坚持启蒙现代性的立场。在哈贝马斯看来，后现代理论打着告别现代性的旗号反抗现代性，是因为“到韦伯为止，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却出了问题”。而问题就出在韦伯的单一性的现代性维度——“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即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化这一维度上。正因为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现代性这一维度绝不可忽视。文化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不是单一的。如果把现代性仅理解为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官僚体系，也就无怪乎要受人斥诟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另一维度文化现代性也给予了足够重视。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两个面相和双重意义。哈贝马斯仍然从韦伯的理论人手，对文化现代性的起源进行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下载链接1](#)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下载链接1](#)